

文中子

四五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

2

30

25

20

15

10

文庫 17  
-W13  
2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

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

會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

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

其弊也寢

潛寢皆漸也 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

之而不知其由也

疊疊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溫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彦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

稽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

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

子曰古之名理者

文中子

卷四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王善吉廣氏寄

010185192690

而不能窮也談各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

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日有餘曰敢問

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

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

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埋之人所不能窺其閭闕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

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非中道陳守謂薛生

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

行令亦法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行

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其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

志秦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廼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

也義人子謂武德之舞勞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下

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文帝謂昭德之舞閑而

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于文帝

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

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

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

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

典禮萬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

世之道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史談九流一儒家二

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

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

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

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

弊則排之非真儒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

通變不能極此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無

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故曰存乎其

人真儒子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

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五行二

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杜淹

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

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

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子曰變風也幽今為邠周始興之地元曰周公之

子曰變風也也變風自邠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

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

諫非正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滕未開非周

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豳

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幽子曰夷主已下變

文中子 卷四 三

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夫子蓋

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歌豳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

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

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

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

之力也故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

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或曰符秦逆東晉在

號是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符秦何

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

征五侯九伯汝實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

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故符秦王猛不得

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

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入而事紂齊桓不敢逆

天命背入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

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

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元

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中國之

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温子昇

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

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

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子讀三祖上事讀

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周無入

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人關依字文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志先人之國虬自

采奔魏自是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帝

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眾並陷九年又天子不見

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公

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

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

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

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

孝逸曰樂聞過益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

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

館陶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病子

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主不出

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

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好

自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各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

儒異向不可不迷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

哉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

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

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

為問賢其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悔忘之胡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子曰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通

齋戒修而梁國土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

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

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或問佛

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或問佛

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

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

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友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

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

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官義曰捨道于祿義

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荀彧荀攸

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或生子曰生以救時

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宜加九錫

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

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

字公達魏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

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

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

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



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子曰先主

法服不其深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

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劔珮鏘如帶劔

垂珮合節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故曰儼

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

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

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

董常歌邛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

情愜于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

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邛公好古物蘇威封鐘

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

道聚淳朴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

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

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

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

其道者一貫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

其次地隱辟地山林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子謂姚

高身全節

義能交交結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

廣廣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及愛中子

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

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

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曰策策求

也秦改令為詔漢因之曰志而志於治道曰策直

言而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

曰對對奏曰讚讚襄曰議議評曰誠誠監曰諫諫箴文中子曰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

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

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

謂自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

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文中子曰易之憂

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

畏天孜孜憫人易者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

何其難乎知難子曰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

文中子 卷四

不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

道則已在我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

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

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歌千鬘而遣之千鬘衛詩

好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謂房玄齡曰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

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方乎量力子謂姚義

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

臨事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

如也事君貴正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

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理使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子不出門人惑

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子有

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

吾不忽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未子於越公曰彼實

慢公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

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

越公待之如舊理遣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

文神

彌子曰彌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問勇

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

乎孟子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賈瓊請六經

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

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主出當楊玄感問孝子曰

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問忠子曰

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文中子卷第四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

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

敵者但談易文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

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

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

卷之五  
心迹  
歸山  
又謂  
猶未  
許心  
已難  
運詩  
云謝  
卷

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

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是二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

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命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

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

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

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

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

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

乎疑二言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

為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也以彼觀我則

心迹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

固殊與迹果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

殊哉則止各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

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天而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先後則二而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

其不違時一也亦門人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有於

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

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

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宣故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其恤入也

日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志可見矣其恤入也

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

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

也與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心

問賢不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之有命遠

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遠者言其有君臣經略當

其地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

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進退消息不失其

幾乎經略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

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然亦

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

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

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乘事演道莫善

於對續書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

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

晁唐對策云三主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

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本用也文中子曰有美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

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官之聽

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官總章

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

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

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

也續書切而不指切至指許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

有禮其惟誠乎勤奉委曲以禮誠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

善補過也古之明主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

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

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姓吾視惠懷

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主倫所篡捨三國將安

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

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

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譚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譚宏黃

中賊起董拾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

制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大都洛陽文物始備故

日近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一

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惜也不

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

幾孝文崩虬亦卒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子曰政

惡多門久矣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

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

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子讀洪範讜議

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安康獻公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

皇極讜議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賈瓊

習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邳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愜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在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



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

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身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

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

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

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

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

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形已

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

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

富貴矣無隕獲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

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

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賈瓊問

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

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纒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

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不喪

可過必俯而就之纒七回反經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

以仁義仁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

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不知勝人以道

子見耕者必勞之勞慰見主人必俛之俛俯鄉里

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

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

以拜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

也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是是故

惡夫異端者述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

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

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

而不知命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

以定命矣易云窮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

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

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

矣凶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非聖人

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

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賈瓊曰書

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漢制以七獨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

曰制其盡美於邨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慙德於

備物乎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

制出否乎尚有志而已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之道否乎漢末德不備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其雜百主之道

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雜其乘雜

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

禮未備薛攸曰純懿遂亡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

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

無純懿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

之時耶性有勝若木性多水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

變理

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賈瓊問何以息謗子

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子謂

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

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賦兔爰

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歸而善六

經之本曰以俟能者能者百姓與子曰好動者多難

如煬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

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動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通時之用也

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故夫卦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又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

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智

以仁則易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

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

利義也貞信也運之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

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

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

必不久生魏自言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

可與幾矣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雜

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

之故曰子曰各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

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

可見矣古道備在方無行之可致顏子曰舜文中

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

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力惟恃

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帝國

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天

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又

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實散則元經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

必為行其法也名實散則元經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

生之讎也保生者薛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

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

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逢惡遇邪當誦諫

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齊

州孝寬守之不齊恒後周武帝臣也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

於對子曰輔矣隋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宇文

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

以戒買瓊為吏以事楚公情三公府皆自署吏將

行子錢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而恭

遠之無就而無諂世就其身况乎利而諷之無闕

其捷沈沈因所利而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

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

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

得正統此始在中原建天子旗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

為正體也天授之也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

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齊梁陳

之德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

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朱蒼梧王元子曰改元

號非古也漢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或問志意修後漢以心自改驕富貴道義重輕王

天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而巳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薛生日殤之後

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

弁心一氣以待也於此不續元經以振中王法乎傾耳以聽拭目而視

故假之以歲時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

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

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

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

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揚駿矯詔輔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

辨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

述然後春秋作元經典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

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王者列國歌頌皆貢于

于周天子不採風古有採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

雅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

道空文而其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實廢矣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正禮樂於草

如其制作

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

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

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

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

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譜昏姻也任姓出黃帝

六代孫太王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劉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



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魯姜嫄之後居崔邑  
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  
通昏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前代號也自秦始

皇始改曰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

不帝久矣王以尊天子尊正朔也秦漢稱帝子曰絜名

秋書王以尊天子尊正朔也秦漢稱帝子曰絜名

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

索實此不可去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謝安字安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喜色然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

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

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

國難並弟率兵來赴天子留嶠問桓溫子曰智近

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將軍破李勢平符

謀遠鮮不及矣健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

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

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曰可

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鳥何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

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繁師玄曰敢問

可與堪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皆古有之矣

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孔子曰

而知之好古，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愨則有成。

敏以求之，子曰平則物化無私於物，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政。

多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

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子曰不答既

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

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收曰：無制

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

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

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主不廢東海主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

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子曰：唐虞之際，斯為

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臯陶日贊贊襄哉。文

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唯至公

之主為能擇焉。公期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續書古之明主，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

盂也。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水方則水方，勒於

凡杖杖，銘云扶危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

乎常念日新扶危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書

有其志直其言危不可是也言危若焚會云陛下

獨不見趙高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誣其知

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

知其君可諫則諫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

進退不違天命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

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武大體

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

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

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

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

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

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

元王孝逸之文加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申之

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

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

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

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

許方朔之滑稽雖

宋聽亦能容之矣

故賢人攢于朝

直言屬於耳斯

有志於道故能

知悔而康帝業

是也此數子每

大臣奏事則皆

辨論之是攢于

朝屬於耳也晚

年下詔覺用兵

之悔封丞相田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

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

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

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傷時廢禮也越公

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僕

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安

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鬪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鬪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

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越

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

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

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

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

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

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

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六

續而彝倫叙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關吏陸逢止

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為之宿翠

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

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

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

直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主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

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辯上下定

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

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

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

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

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

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那禮喪韓宣

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無庭禮樂

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樂

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六經之

致經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註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

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

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正禮樂翼也

以旌後主之失後主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作者則論而正之

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居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

再三伸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

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

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

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

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

子曰見而存因所見而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見而

心常有之猶言不勉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

禮不可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棄而不可慢乘謂道不同

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

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子謂薛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

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有舟而釣者過曰美

哉琴意釣隱者也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在

聞琴知意

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儲溪則仲尼之

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儲薄官反子賤而鼓南風釣者曰

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

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者之子遠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

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

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

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

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數薛收曰從王

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

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

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然而道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斤

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

行以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疾之疾多藥有喜不卜非義

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

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太雅能之

深而弘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而

有喜色程元能之好亂世蓋富貴寶威能之好禮

寶田慎密不出董常能之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

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諱隋文帝時年二十一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後早成叔達

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

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

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

詩云寶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

學蓋天縱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末有不學

而成者也必須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

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

厭也秦皇漢武無狀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

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

並不求名而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問東

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諳郎呼為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

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子曰自太伯虞仲已

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

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知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



於周未<sub>也</sub>知孰是言二人皆奔<sub>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sub>仲長子光天隱者也

無往而不適矣<sub>或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sub>

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sub>孰為國惟變所適不能知是天隱也</sub>子曰遁世

無悶其避世之謂乎<sub>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泊則彰亂知晦樂則行憂則違</sub>

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sub>名隱人隱地隱異矣</sub>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

也<sub>則成天隱</sub>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sub>秋作以尊中國</sub>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sub>續註有</sub>

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sub>也四方僭帝號故曰非一帝</sub>元經所以續而作者

其衰世之意乎<sub>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sub>子在絳出于野遇陳

守<sub>叔達時為絳郡守</sub>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sub>絳州夏</sub>

陳守令勸吏息役<sub>慮其師</sub>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

行國矣未嘗虛行也<sub>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sub>

從是下<sub>虛行也</sub>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sub>楚公</sub>子

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sub>古人</sub>

却掃者義在緘<sub>口淨其內也</sub>瓊未達古人之意焉<sub>將謂真</sub>仲長

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sub>運奇一特</sub>

長世<sub>之圖</sub>文中子以為知言<sub>言得大</sub>文中子曰其名彌

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為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

行之者荷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

安然而事自行此亦仲長子光字不耀董常字復

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

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

之績終號無功子自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

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

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